

李白墓前的月光

■ 余同友（合肥）

结束讲解后，谷常新看看手表，已是傍晚五点半，是李白墓园的下班时间，他向来教授一行打招呼，目送他们离园。

宋教授微笑着，突然转身：“谷先生，您住在墓园里？”

谷常新点点头。他出生起就住在李白墓边，从他家到墓地，不过20步距离。小时候，他问过爷爷，墓里到底埋着什么人？爷爷吸着旱烟，目光掠过门前的青山，落在墓地前石碑上，指着碑上的字“唐名贤李太白之墓”说：“这是李白墓，也是我们谷家的墓。”

谷常新看那块墓碑，字，他认不全，碑的形状他却烂熟，碑顶上雕的像个铜钱，铜钱上顶一顶帽子，两边是空心的槽，逢年过节，爷爷会带着酒，将酒水斟在两边空槽里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长大后，从祖辈口中，从族谱和县志上，谷常新才知道李白墓和谷家的关系。

清乾隆版《当涂县志》载：“太白墓在青山麓，有谷姓者，世守其家，自唐迄今勿替。”李白到当涂，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，前后有7次之多。公元761年，落魄的诗人投奔在当涂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，客居当涂乡间的龙山

东麓。龙山距青山只六里路，雅好诗文的乡贤谷兰馨与李白成了至交。他们登临青山，寻访元晖遗迹（元晖即谢朓）。李白一生尊崇谢朓，生出“宅近青山同谢朓”的愿望。但李白户籍不在当涂，按当时律法，不能享受当地土地、农田。谷兰馨知晓李白这一心事后，承诺愿捐出自家族地作为诗仙安居之所。

公元762年，李白去世，家人将他就近葬于龙山。好友未能安眠于生前看中的理想之地，这成了谷兰馨的遗憾，离世前他留下遗言：李白遗骸可葬于当涂谷家的土地，子孙当世代照看李白之墓。

公元817年，李白生前好友范伦之子、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找到李白的两位孙女，根据李白生前“志在青山”的遗愿，会同当涂县令诸葛纵将李白墓迁至青山西南。迁葬时，谷兰馨已离世，其子孙信守承诺，主动提供大青山脚下的部分宅基地作为李白安葬地。从那以后，谷家人世代守墓，从不改志。这一传承传到谷常新已是第四十九代，如今他是李白墓园的管理员和讲解员。

参观时，谷常新向宋教授一行讲述了谷氏家族千年守墓的事迹，这位来自韩国的大学生中文教授听后大为感动，带着随行的20多

位学生，绕李白墓地走了三圈。这时，他躬身对谷常新提了一个要求，“我能不能晚上再来麻烦您一下，那时天上有月亮了，我想带着学生再来拜李白先生，就一会儿。”

晚上要进墓园，这可是新问题。见谷常新一脸犹豫，宋教授从包里拿出一本中文版《李白诗选》，翻到《月下独酌》：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他说：“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，就想象着那个醉人的场景，像一幅画，像一首歌，李白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。那时我就有一个梦想，有朝一日能到诗人墓前，陪着他举杯邀月。”

谷常新心头一热，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是呀，在李白墓地前，举杯邀月，是多么浪漫的事，自己守着诗仙的墓，居然从未动过如此念头。他一口应承下来。

那晚的月亮圆而大，宋教授带着学生准点出现。谷常新第一次破例在夜晚打开太白祠的门，和诗仙的仰慕者们顶着一轮明月，再次走进墓园。

夜晚的墓园很静，秋虫叽叽，树影轻摇，像是为这一群吟咏者伴奏。

谷常新也坐下来，和大家一起吟诵，“床前

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“月既不解饮，影徒随我身”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……

那一夜，他们不知道吟诵了多少首诗，只记得月光如水，天地莹白，每一个人的眼里都闪着别样的光。

临别前，宋教授带着学生给谷常新深深地鞠躬：“谢谢！”

谷常新慌忙鞠躬：“不，我应该谢谢您！”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站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太白镇李白墓园门楼前，谷常新向我描述了那样一个诗意的夜晚。现在，那一夜已经很难再现了，因为去年底，县里准备对“李白文化园”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，为配合这项工作，他和妻子搬出了墓园。

离开墓园到新村小区生活，谷常新一直都不太适应，夜晚与清晨，再听不见墓园的虫鸣、鸟啼，再不能步行几步就到李白墓前。他睡不好，吃不香，整天恍恍惚惚。

有几次，半夜醒来，见窗外月光明亮，他翻身起床，像往常一样，要去感受一下月光下的太白墓，待开门时，他才猛然顿住脚步——太白墓还在2公里外呢。

月光静静铺满新村的街巷。月光下，青山在那里，诗仙也在那里，他心里涌起一种骄傲。

从家书到微信

■ 朱天禄（上海）

寻一件旧毛衣，翻出一摞信来。信封，黄的黄，白的也黄了。大哥从黑龙江寄的，大弟从西北部队寄的，小弟从市里工厂寄的。

每一封都折得方方正正。大哥爱在信纸背面补几句，大哥永远写“见字如面”，小弟的信纸边角常有撕痕，大约是写一半撕了重来的。

我把信摊了一桌子，按日期排开。大哥写伐木遇上黑瞎子，大弟写站岗望月亮想家，小弟写自己被车床伤了指甲。这些事，饭桌上也讲过，可纸上的字不同。落笔时是思量过的，每个句号都像一声叹息。

妻端茶来，笑：“又翻旧账。”我说：“你瞧这邮戳，从寄到收，七八天。”妻说：“那会儿写信跟等年似的。”她又回头，“如今闺女的信息倒快，怎不见你天天捧手机？”

女儿在外地。我与她的微信对话框里，她的话多是“收到”“好的”“吃了”。有一回我写院子里黄桃快熟了，麻雀来啄，用纸罩了桃。她回一个“嗯”，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半晌，看不出任何表情。

从前等信，掰指头算日子。大哥的信该在哈尔滨转车了，大弟的信该翻过秦岭了，

小弟的信该在邮袋里过夜了。半个月的等待，日日揣着想念。信到了不急拆，先看信封上的字，看邮戳，看地址，好像这些便能告诉我好不好。拆信格外小心，怕撕破纸。读得更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嚼。大哥说“今年雪大”，便想见他呵手在工棚里写字的模样；大弟说“又做梦”，便猜梦里见了谁；小弟说“手好利索了”，偏去摸那纸上的字，仿佛能摸到他新长出来的指甲。

如今信息快了，早晨发的，晌午就回。可话却薄了，像纸对折再对折，剩一个“嗯”。一年的对话从头翻到尾，竟不知他这一年胖了瘦了，开心了闷了，夜里睡得稳不稳。这些，那些“嗯”字里头没有。

杜甫说“家书抵万金”。万金固然贵，可那半月一往返的盼头，一笔一画的惦念，纸页间夹带的不知是北国的雪还是西北的雨，怕是万金也买不来的。

我把信重新折好，按年份扎三捆，放回箱底。拿起手机，点开女儿的对话框，输入：“黄桃给你留着，做黄桃罐头。”想了想，又删了。不如等她回来当面说，当面说，能看见她的眼睛。

窗外的麻雀又来啄桃子了，隔着纸啄一口，望望天，再啄一口。它们不急着飞走，一口一口，誓要把夏天都尝遍。

书记一边笑着解释，一边指着乡村建设规划图，“您看，给您补的地是我家的老菜地，旁边就是新挖的引水渠，浇地更方便。”“二婶，听书记的，没错！”一旁的周奶奶听到后，凑了过去，手里攥着几朵刚摘的喇叭花，鲜生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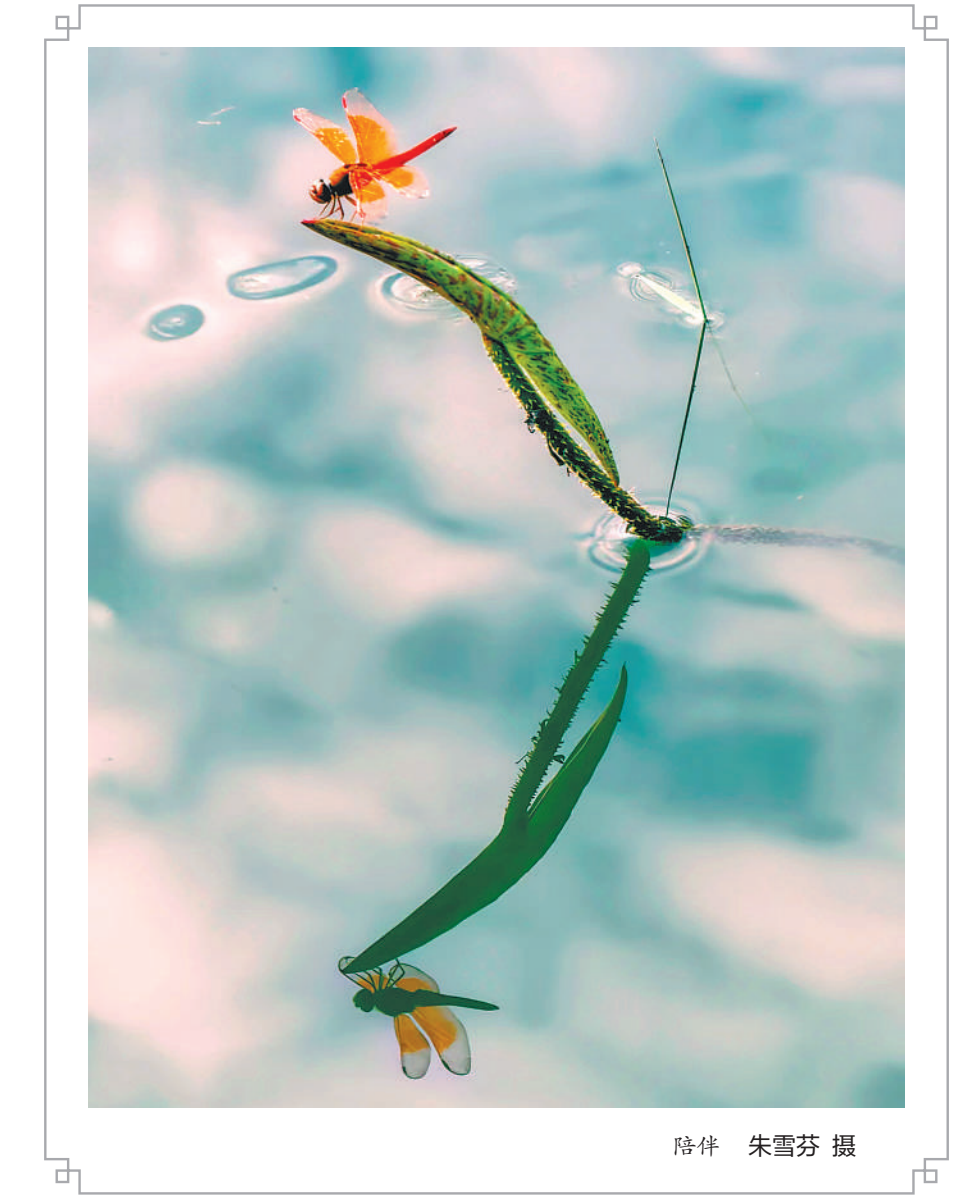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村办事，还能亏着咱？”周奶奶又说，“我喜欢黄梅戏，广场建好了，会请戏班子来，到时候咱在家门口就能看戏！”张二婶瞅着周奶奶手里的喇叭花，又看了看童庆山怀里伸着小手的孩子，沉默半天，把锄头往地上一戳：“好！我信你们，可别让大伙儿失望。”

施工队很快进了村，村民们也跟着忙活起来。年轻的帮着搬砖、递工具，年长的主动清理碎砖瓦，王婶领着舞蹈队的妇女们，把张二婶的菜秧栽到新地块，周奶奶则天天来工地转悠，不时给工人们送去一杯水。路边的喇叭花，也铆足了劲，顺着新砌的围墙往上爬。

广场建好了。砖铺得平平整整，装了健身器材，铺了草坪，栽了杨树，还搭了个小戏台。戏台开演那天，全村人都去看。县黄梅戏剧团登台唱《天仙配》，锣鼓喧天，唢呐高奏，台下坐得满满当当。白发老者眯着眼，嘴角上扬；年轻人们送来一杯水。路边的喇叭花，也铆足了劲，顺着新砌的围墙往上爬。

王婶领着广场舞队，踩着节拍，甩了草坪，栽了杨树，跳起了《映山红》；张二婶提着刚摘的青菜、玉米、南瓜，在广场边摆了个小摊，嗓门亮堂：“新鲜农家菜，尝尝鲜哟！”李家明的农家乐也开张了，门口挂着大红灯笼，挑着招牌，客人络绎不绝……

卢新春笑了，他明白，这广场不只是休闲的地方，更是村民聚心拢气的纽带，把乡情系住，让村里人过上热热闹闹、和和美美日子。



陪伴 朱雪芬 摄

一只流浪猫教会我的事

■ 夏豪（内蒙古）

不知哪日起，出租屋的楼道里，总会出现一只花猫。

公司裁员的消息传了大半个月，迟迟没公布的名单成了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。小猫的出现更让我厌烦。起初我只是远远瞥见它一闪而过的影子，像一团灰扑扑的绒球，贴着墙根溜过。可没过几天，我发现门口多了一些不该有的东西。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地上的污迹，一股无名火蹿了上来：要是养成了习惯，天天在这儿拉屎，我这门口不成厕所了吗？工作朝不保夕，现在连只野猫都来添乱。

从那天起，我想尽一切办法驱逐它。我在门口撒驱虫粉末，摆橘子皮，铺粘鼠板，半夜听见动静就开门呵斥，拿着扫帚追着打。折腾了快一个月，用尽了招数。可那只猫像是跟我杠上了，无论我怎么驱赶，它第二天准会出现在楼道里。

秋末了，北方的冷空气说来就来。那天晚上我加班回来，走上楼梯，看见它蜷缩在我门口的角落里，瑟瑟发抖，鼻尖挂着一滴清鼻涕，可怜巴巴望着我。它把我的小屋门口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我忽然想起，猫是不会在自己住的地方拉屎的。

我愣在原地，积攒了一个月的怨气忽然就散了。我转身回屋，翻出一个旧纸箱，垫上泡沫板和旧毛衣，放在门



雅居 肖明 摄



黄梅戏曲调孕育出的黄梅歌是如此优美动听。一曲黄梅歌《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》让人一听倾心。多年前家乡的文化广场上，听“省黄”的演员唱这首歌时，台下人山人海，乡民那欢欣喜悦的场景至今难忘。

家乡在长江边上，皖江流域是七仙女传说发源地之一。一曲“七仙女下凡的地方”，怎会不唱响在这片浪漫而多情的土地上？

七夕节是古老的民间节日。先秦时，人抬头看天，见牵牛星与织女星隔银河相望，便衍生出了鹊桥相会的故事。起初的七夕节是七巧节，女子乞巧，求一双巧手，后来慢慢添加了爱情，添了人间悲欢，成了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节日。

中国的七夕，广东人摆七娘桌，江南水乡投针验巧，北方种绿豆粟米乞巧……各地的七夕习俗，不少都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名录。七夕文化丰茂的生命力，正在于它的民间性与地域性。

安徽地跨南北，七夕的面貌也是多种多样。江淮之间的合肥、安庆一带，七夕夜里，姑娘们对着月光穿七孔针，先穿过去的叫“得巧”，慢的叫“输巧”，“输巧”的要送小礼物给“得巧”的。

安徽七夕最出彩的地方，在皖江一带。百姓把过节的仪式，融进了山水、戏文与日常生活。

天柱山脚下董家湾，传说是董永的家乡。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，家喻户晓。“天仙配”的故事在这里传了一代又一代，传遍大江南北，传到五洲四海。这是皖江文化画卷中多姿多彩的一页。

还有天柱山上“鹊桥”的故事。东关有座石拱桥，传说每年七月初七夜里，七仙女总会落脚天柱山，站在鹊桥上眺望人间烟火。七夕前后，心里有爱的男女会走上桥，看天上的星河璀璨。

安庆有座小龙山，山里的碧莲池，传说是织女下凡沐浴的地方。民间故事里，牛郎路过，拿走了织女的衣裳，二人从相识到相爱，在千曲洞里互定终身。小龙山上，龙头峰与织女峰隔着山谷，如相爱之人遥遥相望。

神话与传说走进皖江山间，七夕已不再是天上的星象，而成了看得见、走得到的景致，以及乡民生活最好、最有温度的部分。

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故事也发生在皖江流域。“君当作磐石，妾当作蒲苇，蒲苇纫如丝，磐石无转移”。焦仲卿与刘兰芝爱的誓言传了两千年，故事里多了一份悲情。

皖江文化中的七夕不光是深情与浪漫，也有日常烟火味。姑娘们开展对月穿针比赛，男女定亲在村头古槐边月下对拜……乡间还有个童趣十足的說法：七夕夜里，躲在葡萄架或丝瓜架下，屏住气，能听见牛郎织女说悄悄话。

把皖江流域的七夕故事传遍四方的，是黄梅戏。董永遇仙的传说，明代就编入青阳腔《织锦记》，在皖江一带传唱。黄梅戏吸收了这个故事，几经改编。上世纪50年代，剧作家陆洪非在老艺人口述本基础上重新整理《天仙配》，把原本“奉旨下凡”的七仙女，改成了向往人间、私自在下凡，多了几分自主与泼辣。1955年，上海电影制片厂将《天仙配》搬上银幕，严凤英演七仙女，王少舫演董永，影片一上映就红遍大江南北。

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。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，夫妻双双把家还。”这段曲词几乎人人能哼会唱。人们从这戏里知道了七仙女，知道了董永，也知道了皖江。七仙女敢爱敢当，为了爱情甘愿下凡吃苦；董永忠厚本分，一片孝心。男耕女织的日子，正是普通人对美满生活的向往。

《天仙配》依然是乡亲们最喜欢的戏。乡间戏台上，锣鼓一响，七仙女飘着水袖上场，台下坐满老人孩子，听得入神。戏文里的爱情，跟着缠绵婉转的黄梅调飘到田埂上、小河边。除了《天仙配》，黄梅戏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梁祝》在皖西南的乡间也是常演不衰。

皖江的七夕，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，它像春日的花朵，生动鲜活。山歌民谣、传说掌故、地名故事、民俗风情、戏曲灯会，七夕的人间喜乐、浪漫多情都藏在日常烟火里。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对巧艺与美德的推崇，千百年前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

仿佛远处又飘来了黄梅歌的调子。“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”，这里有重义多情的女子，这里有勤劳善良的小伙。七仙女把皖江这片土地上所有的浪漫、坚贞与美好，都织进未来的岁月。

七仙女下凡的地方

■ 吴云涛（安庆）